

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，是法國二次大戰後最具歷史性的日子。這一天由大、中學生發起的罷課遊行，煽起工農商界全國性的大罷工，與政府僵持有一月之久，造成經濟上極大的損失。這次罷工的口號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的陳舊落伍、社會制度的不平等、經濟勢力的壟斷等。當時運動的壯闊使法國幾近內戰邊緣，戴高樂政府被逼得改組內閣，緊急採取一連串改革措施。就在這個新舊交接，百廢待舉的當兒，巴黎街頭書報攤出現了一本黑白二色貌不驚人的雜誌《活的藝術》(*L'Art vivant*)大小是二十八乘二十九點五公分。

這本樸素的雜誌出現在這不同尋常的時候，前衛的特性是可想而知的。它有意一反傳統藝術書刊以彩色圖片、精美印刷為號召的方式；用低廉的印刷成本抑價銷售，以期達到前衛藝術深入大眾的目的。

這本雜誌每隔一個半月出版，自一九六五年五月創刊後，確實產生一些影響力，至少刺激法國境內其他同類刊物的發行。譬如《藝術新聞》(*Arts Press*)、《繪畫手冊》(*Les cahiers de la peinture*)等，都以樸素、廉價為特徵，把藝術的方向指向大眾；在國際上，它的影響力也伸延到美國藝壇。

不幸的是這本腳踏實地的刊物竟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宣佈了它的死亡。最後一期的封面以俄前衛畫家馬勒維奇(Kasimir Malevitch 1878-1935)獻給自己的〈馬勒維奇之死〉來象徵它的消失。當然，《活的藝術》死亡的致命傷是經濟因素。在能源缺乏、紙價猛漲的衝擊下，出版業經不起風浪的已經接二連三地倒下。一九七五年初以來，巴黎書報攤上已連續消失了四、五種報紙諸如《戰鬥》(*le Combat*)、《費加羅文學報》(*le Figaro Littéraire*)。而聞名國際的《世界報》(*le Monde*)、《費加羅報》(*le Figaro*)在半年中連續漲價兩次，一般暢銷的婦女雜誌也都由二法郎漲到四法郎、六法郎，即使是平日最捨得買書報的人，也不得不考慮這筆開支了。在這種經濟壓力下，一份藝術雜誌的消失原是不足為奇的。令人遺憾的不是多一份、少一份書報雜誌的問題，而是在這樣一份藝術刊物消失的後面，隱藏了令人痛心的事實——藝術工作者的孤立與藝術評論的不受重視。

從藝術工作者的孤立說起吧。法國這樣一個以藝術自豪的國家尚且如此，的確是要令人寒心了。法國行政機構大小不下十餘部門，從財政部、農業部、內政部……到青年

運動部、退役軍人部等，大概最寒酸的莫過於文化部。就是馬爾候(André Malraux)做部長時每年的預算也無法大幅度增加，簡直的確成爲一個所謂歷史包袱了。百年來，文化部的開支預算向來位居各部首之末，怎樣也不能與時髦的「環境衛生部」(Ministère de l'Environnement)或販賣噴氣機給阿拉伯人的軍事部(Ministère de l'Armée)相提並論。於是一個偌大的藝術大國對文藝刊物的支持竟不如新興的加拿大。加拿大重要的兩個藝術刊物：《藝術之生命》(Vie des Arts)和《加拿大藝術》(Arts-Canada)，百分之八十五的經費是由聯邦政府負擔；換言之，每年有八萬至十二萬美金的預算花在藝術傳播上。相對地，在法國《活的藝術》這一刊物，一九七四年獲得的津貼是四千法郎，折合當時八百美金。這個懸殊的對比是不須再加任何評論的。

一個國家的強盛豈止原子武力或經濟出超，無形的文化力量更不容疏忽。原子武力或經濟出超可以在幾個三年計畫下做到；文化建設卻不能速成。強盛的國家不能沒有長遠健全的文化政策。法國在國際藝壇上的領導地位所以逐漸讓給美國，也就不是偶然的事了。今天《活的藝術》死了，明天恐怕跟著的是《藝術新聞》或《藝術手冊》等一一消失吧。

至於藝術評論不受重視，則要從社會說起了。無論中外，在這方面都有共同的現象。就說我們自己國家吧，有些咬筆桿的朋友認爲文藝批評就和藝術批評一樣，都是吃力不討好的事。也有人把藝術批評歸入文學家、詩人消遣的餘興節目，因此不外在文字上要耍花招做些錦上添花的名堂。還有人認爲不搞藝術而寫藝術評論莫非是隔靴搔癢，不得要領。再不然，就是實在搞不好藝術才去寫文章，又能寫出什麼大道理來！

這種種心理，由「怕事」「多事」到「看不起」，都出自一個原因——就是藝術評論的定義混淆，沒有它應得的地位。

爲找出藝術評論的意義，且讓我們分析一下，當今藝術評論在報章雜誌上扮的是怎樣一個角色？我敢說，目前一份報紙或綜合性的雜誌安排一欄「藝術通訊」或「藝術評論」，十之八九是爲了裝點門面。想想看，會看這一欄的不外職業性的如藝術家、畫廊老闆；非職業性的如藝術系學生、收藏家或者藝術愛好者。這些人在社會群眾中的比例是多麼微小。換句話說，社會上大部分人對於藝術新聞、藝術評論都是漠不關心、無知的。

但是這種無知、不關心正是由於藝術教育不足、人們閒暇生活缺乏誘導、藝術展覽集中在大城市等不正常現象造成的。

自不關心藝術到藝術與社會脫節，這一切責任該算在什麼人頭上？政府？企業界？學校？家庭？藝術家？……我們敢肯定，其中藝術工作者的一份責任是無論如何不可推脫的。而藝術評論既是藝術工作的一部份，它與社會間互相的密切關係便很明顯了。

在這大前題下，即假若接受社會與藝術間的休戚關係，而藝術評論又介於藝術創作與社會之間，我們便可以為藝術評論找出下面幾點原則。

第一：藝術評論以藝術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為對象。它的目的是促進聯繫之間的關係，刺激起辯論，爭取現象，喚起群眾的興趣。因此廣為傳播的作用是它的第一個目的。

第二：對於大部分不諳藝術的人，它是一個教育者。它要以受過訓練的眼和對藝術、文學的基本常識來喚起群眾的學習興趣，誘導他們進步，供給充分的資料與常識。因此教育群眾是藝術評論的第二個目的。

第三：對於創作者及藝術家，藝術批評應當以敏銳的眼力，公正的態度（並不等於抹殺個人立場），建設性地指出藝術家們的長處與短處，以激勵創作者更進一步。這是藝術評論的第三個目的。

由於上面三項原則，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藝術評論的內容與形式——藝術評論應當比藝術史、藝術理論更接近群眾，它要以藝術記者的方式，忠實而迅速地傳播藝術活動，簡介藝術家生平。以「不可避免的主觀」，但清楚而明確的思路（最怕抽象架空的文筆，行文蹈空玄妙是一大忌），敘述各種流派的淵源、關係。假若讀者讀過一篇評論後，產生就地觀賞的要求，或者進一步想以自己的見解與評論的撰文者商榷，這樣的藝術評論便成功了。這樣的藝術評論達到了它的目的——喚起群眾興趣，並進一步為其他藝術試論催生。

為達到這個目標，藝術評論者一如其他藝術工作者，需要社會的支持——新聞界、博物館、畫廊、學校。政府與公營企業尤其要瞭解藝術教育的必要性，它不是奢侈玩意，而是文化基本條件之一；要瞭解藝術教育的發展要依靠意識形態的覺醒，更要依靠財力的支持——唯有這樣藝術才能與群眾溝通，為群眾所有，為群眾所用。